

楔子

大寧王朝開國後，在幾任皇帝治理之下，開創了長達一百五十年的太平盛世，當時萬邦來朝，盛極一時。

然而在八十年前，第八任皇帝明宗獨寵蔡貴妃，不顧朝臣反對，欲廢姜皇后改立蔡貴妃為后，同時也想一併罷黜素來賢明的昭誠太子，改立蔡貴妃所生之子為儲君。

而後昭誠太子遭蔡貴妃之弟所傷，不治身亡，明宗卻因偏寵蔡貴妃，未予以嚴懲，引發朝野一片譁然，姜皇后一族更是聯合朝臣、各地諸侯以及數萬百姓聯名上書，諫請皇上嚴懲蔡氏一族。

最後為平息眾怒，明宗只好斬了蔡貴妃之弟，貶黜其父，並打消了廢后之念。然而北邊外族——長平族卻藉由大寧王朝此次動蕩、民心向背之際，一舉攻下十幾座城池，兵臨都城。

明宗倉皇出逃，於途中猝死，五皇子繼位並遷都臨倉，此次動亂史稱「長平之亂」。

長平之亂最後是由鎮守於四方的諸侯聯手，擊退來犯外族，大寧王朝卻也從此陷入四方諸侯擁兵自重，形成分裂割據之局面。

此四方諸侯為南風侯、北辰侯、安東侯、鎮西侯，分別鎮守於大寧王朝的東西南北四方，共同守護位於中心的都城臨倉。

四方諸侯雄踞於四方，表面雖仍效忠大寧皇帝，然而朝廷之令卻是無法傳出都城，皇室至此已名存實亡。

第1章

勺江城，南風侯府

「探子日前傳回消息，安東侯那邊近來在暗中徵兵，軍隊的調動也有些不尋常，還請幾位城主多加留意。」

集英殿上坐著幾人，此刻發言的是南風侯祈兆雪十分倚重的軍師——木運蓮，他年紀約莫四十歲，面容儒雅，兩鬢斑白，因二十幾年前為已故的祈老侯爺所救，從此效命於祈家。

「他要是敢打來，老子就滅了他、殺他個片甲不留！」祈兆雪霸氣的回了句。每年六月初一，祈兆雪轄下所屬各城城主，皆會前來述職，他亦藉此考核各城城主的政績，為期五天。而在他統治之下的共有三十幾座城池，今日是最後一天，他召見的是其下最重要的五大城池的城主。

五位城主，其中有三人是他的胞弟，另外兩人則是他的心腹愛將。

「侯爺，不如咱們先下手為強，俺老孫先率領一支軍隊出其不意的打過去，打他個落花流水。」

說話的是自小跟著祈兆雪的孫哲，他年約三十，身材魁梧，方頭大耳，聲如洪鐘，一雙虎目瞪著人時，宛如猙獰的惡獸，孩童看了都會被嚇哭。

坐在孫哲身側，面白臉長，帶著抹書卷氣息的武浩嘲諷了句，「你以為安東侯手下的軍隊全都是紙糊的不成，能被你打得落花流水。」他和孫哲同是與祈兆雪

一塊兒長大的，幼時曾傷了喉嚨，因此嗓音聽來有些沙啞。

另一側坐著的是祈兆雪的三位弟弟。

此時祈歸雲垂眸擦拭手中之劍，擦完愛劍，他抬手舞了個劍花，出聲道：「何須如此麻煩，自古擒賊先擒王。我潛入安東侯府，直接宰了安東侯便是。」嗓音與他手裡的劍一樣森冷。

他是祈兆雪的二弟，面容俊朗，眉目如畫，眼神卻猶如兩潭冰冷的寒潭，冷冽如霜。

忽然，坐在主座上的祈兆雪聽見鼾聲傳來，立刻瞪向那腦袋枕著椅背，眯著眼，嘴微張著打盹的祈去憂。

祈兆雪張嘴正想罵醒嗜睡的三弟時，聽見自家四弟開口發表意見。

「說不定安東侯是想對付北辰侯呢，或者他閒著沒事想練練兵。」祈澄磊一手托著下顎，歪著身子坐在椅子上。他五官端正俊逸，可只要勾著嘴角笑，便渾身透著一股邪佞，宛如橫行街市，欺男霸女的紈褲子弟。

祈家兄弟幾人皆是同母同父所出，五官自然有幾分相似，但因四人性情截然不同，故而不熟稔之人，反倒不易看出相像之處。

「四方諸侯雖然早有協議在先，互不侵犯，這八十年來也只偶有干戈，不曾鬧大，不過咱們不可不防。」木運蓮正色道。

祈兆雪英俊的臉上有恃無恐，「不怕他打來，就怕他不敢來……」他話未說完，就見一名下屬神色匆匆的闖了進來。

「啟稟侯爺，太倉河決堤，水淹平倉鎮，連都城臨倉也受害。」因事態緊急，他略過了禮節，直接稟報。

都城臨倉位於大寧王朝中心之地，因緊鄰著太倉河旁，故名臨倉。

而平倉鎮則是臨倉城外的一座小鎮，然而這座小鎮卻是鼎鼎有名，天下士子無人不知、無人不曉，因名聞遐邇的育鹿書院就在此地，育鹿書院的山長——顏不忘，更是天下士子所景仰的大儒。

也正因為如此，故而下屬一接到飛鴿傳訊，便即刻前來稟告。

聞言，軍師木運蓮與祈澄磊異口同聲地詢問道：「那育鹿書院可有受災？」

「據說太倉河水決堤，淹沒了整座平倉鎮，已有不少百姓死於洪澇之中。」換言之，位於平倉鎮的育鹿書院也難逃一劫。

木運蓮與祈澄磊又同時出聲——

「侯爺，快派人前去搭救顏山長。」

「大哥，我要親自去平倉鎮一趟。」

祈兆雪瞥了四弟一眼。木運蓮讓他派人去搭救顏山長，他能理解，顏不忘是天下士人所推崇的大儒，若能將他接來侯府，憑藉著他的名望，定能有助於聲譽，但四弟竟想親自前去平倉鎮，可就讓他不明所以了。

「水淹平倉，你這時候去湊什麼熱鬧？」

祈澄磊一臉義正詞嚴的表示，「自然是救人。」

木運蓮有些意外這素日裡放蕩不羈，沒心沒肺的祈家老四，這會兒竟想要救

人，略一沉吟後，忖道：「澄磊昔年曾在顏山長門下受教，莫非是記掛顏山長的安危，所以才想親自去一趟？」

木運蓮在祈家二十幾年，算是看著祈家幾個子弟長大，與祈家關係十分親近，除了承襲爵位的祈兆雪之外，他素來直呼其名。

即使心中掛念的另有其人，祈澄磊仍面不改色的頷首，「木先生說得沒錯，昔年我受教於顏山長門下，深受其教誨，今日得知恩師可能有難，我憂急如焚，不親眼見恩師平安，無法放下心來。」平日他是直接喊木運蓮為木叔的，此時仍在會議中，故尊稱為木先生。

祈兆雪可從來不知自家老四是如此尊師重道之人，他此番想去平倉鎮，怕是另有理由。

木運蓮則另有顧慮。「你如今是樂雲城的城主，若冒然前往平倉鎮恐有些不妥。」

平倉鎮乃是都城臨倉所轄之城鎮，雖然這數十年來皇室衰微，諸侯們各自獨霸一方，但為平衡各方勢力，私下裡早有協議，不能將手伸到都城所轄之地。

「我悄悄前去，不會讓人發現的。何況若是能將顏山長帶回咱們這兒，對咱們可是大有好處。」

一直打著盹的祈家老三祈去憂不知何時醒了，在這時接腔說了幾句，「我若是其他諸侯，得知平倉鎮淹水的消息，哪還管得了其他，先將顏不忘帶回來再說，有這位大儒在手，還怕天下的那些讀書人不來歸附嗎？」

聞言，祈兆雪當即催促四弟，「澄磊，你領幾個人即刻動身前往平倉鎮，務必將顏山長請回來。」

平倉鎮

太倉河決堤，原本井然有序的大街，如今已成了一片汪洋。

整個平倉鎮泡在水裡，即使經過了一夜，仍不時能聽見呼救聲、哭聲和尋人的呼叫聲，而鄰近城鎮的漁夫們得到消息，紛紛搬出家裡的小船和竹筏，沿著太倉河一帶，盡可能的搜救那些落難的百姓。

一名十七、八歲，面容俊俏的少年與同伴已在樹上待了一夜，好不容易瞧見不遠處有艘竹筏，他立刻起身站在樹杈間，揮舞著雙手，高聲朝前方的竹筏呼救，「這裡、這裡，這裡還有人！」

竹筏上已坐了六、七個人，但聽見求救聲，那撐著長篙的老漢仍是慢慢地將竹筏靠近大樹。

見竹筏停在大樹旁，那少年欣喜的對著身旁的少女說道：「來，顏姑娘，妳先下去，當心點。」

顏展眉臉色蒼白，身子微微顫抖著，她兩手緊緊抱著樹幹，緩緩地往下爬，少年也隨後爬下了樹。

小小的竹筏上已經坐滿了人，不過其他人還是擠了擠，挪出了位置給顏展眉和

少年，兩人縮著肩靠坐在一塊。

「我爹和那些先生、學生們現下也不知在哪裡？」顏展眉柳眉緊蹙，柔美的臉龐滿是憂急，不斷地回頭眺望育鹿書院的方向。

與她一同被拯救的祈庭月安慰她，「他們定也同咱們一樣吉人天相，不會有事的，妳別著急，等水退了，我再陪妳回去尋人。」

其實這兩人原本並不相識，只是祈庭月曾聽四哥提過幾次顏展眉的事，故而這次離家出走，她索性喬扮成男人的來了平倉鎮，想混進育鹿書院，瞧瞧那被四哥惦記的姑娘生得什麼模樣。

當她站在書院外頭，想著要怎麼進書院時，正巧遇上顏展眉從外頭回來。當時她不知對方身分，藉故上前攀談後，得知她住在書院裡，又見她穿著樸素，只當她是書院裡頭的粗使丫頭，為了混進書院，她索性在對方面前佯作昏倒，果然順利的被帶了進去。

進到書院後，她才得知此人就是她想見的顏展眉。

言談間，她覺得顏展眉的性子較羞澀溫馴，說起話來輕聲細語的，面容又生得柔美，她實在難以想像四哥所說的，顏展眉發脾氣凶巴巴追著人打的模樣。

還未有機會再多了解顏展眉，翌日就遭逢太倉河決堤，水淹整個平倉鎮。

育鹿書院地勢低，大水一來，沒多久光景便被迅速淹沒，書院裡的師生們措手不及。一開始還有人想搶救藏書閣裡的書籍，最後水勢來得委實太急、太猛，師生們只能各自逃難。

當時在後宅的顏展眉放心不下父親顏不忘，想涉水去尋，她見水勢已深及腰部，還繼續飛快的往上漲，便拖著顏展眉從後院往外逃，可那水勢逼得她只能帶著顏展眉爬上一株大樹暫避，兩人在樹上待了一個晚上，這才得救。

竹筏將她們送往鎮外地勢較高的一處山坡，便又回頭去救人。

顏展眉在那裡守了兩、三日，看著那些竹筏和小船來來去去的救回不少百姓，裡頭也有一些書院的師生，卻遲遲不見她父親的蹤影，內心十分不安，待水勢一退去，便心急的踩著一片泥濘走回書院。

祈庭月也陪著她一塊兒回去，一路上滿目瘡痍，有不少房屋倒塌損毀，還有地上殘留著大水退去後留下的厚厚一層濕泥，兩人小心翼翼地走了好半晌，才終於回到育鹿書院。

看著從小長大的書院如今殘破不堪，那些她細心照顧的花木也全都受了難，若不是父親還下落不明，顏展眉幾乎就要痛哭失聲了。

那些花木是她多年來親手照顧著長大的，對她而言，它們就像她的親人一樣，如今全死了……顏展眉心疼得咬著唇，強忍著想要奪眶而出的淚水，不能在這時候哭出來，她還得尋回父親才行。

顏展眉強忍悲傷，揚聲呼喊，「爹、爹，您在哪裡？爹……」父親是育鹿書院的山長，一旦水退了，他無論如何定會趕回來的。

祈庭月幫著她一塊兒尋找，期間，兩人遇上幾個回來的師生，可詢問之後，皆無人見過顏不忘。

看顏展眉急得兩眼都紅了，祈庭月好言勸道：「妳別急，也許山長晚點就回來了。」

「沒錯，爹一定不會有事，他不會有事的。」宛如想說服自己似的，顏展眉喃喃附和著。

她抬手按在胸口上，下一瞬，因為連日憂心如焚，以致沒能好好休息，她兩眼一黑，一個踉蹌昏厥了過去。

即使已快馬加鞭、日夜兼程，當祈澄磊抵達平倉鎮時，也已過了七天。

一進入育鹿書院，映入眼簾的便是遍地泥濘、殘破不堪的庭院，以及正在想辦法搶救書籍的師生們。

他從倖存的師生那裡得知顏不忘如今下落不明，而顏展眉則因連日擔憂父親安危，身子承受不住昏厥了過去，被一位公子帶去尋醫。

聞知此事，祈澄磊即刻派了數名隨從去尋找顏展眉。

在等候消息時，望著遭受大水摧殘的育鹿書院，祈澄磊回想起數年前在此求學的情景——

那年他剛入書院不久，清晨在書院的一處園子裡練劍。

他們祈家的兒子，五歲開始就得晨起學武，是以多年來他已養成清晨練武的習慣，可書院裡沒有練武的場地，因此他找了個僻靜之處練劍。

這才練了不到半個時辰，便傳來一聲嬌叱，「你這壞蛋，原來這兩天都是你在破壞園子裡的花草，還砍傷了大紅和白雪！」

一名約莫十二、三歲的小丫頭跑過來，宛如被惹怒的小老虎似的，抬手便用握在手裡的水瓢打他。

挨了幾下，他有些不悅，拽住她的手，不讓她再打。

「妳這丫頭做什麼？」這丫頭個頭只到他胸膛處，模樣嬌美可愛，力氣也小，被她打著並不痛，可這般莫名其妙被打，卻也不是件令人高興的事。

「你打傷了大紅和白雪還不承認？」她氣呼呼的指責他。

「大紅和白雪是誰？」祈澄磊納悶的問。他只是在這裡練劍，可沒傷到人。

「那是大紅、那是白雪。」她指向一旁，一雙黑亮亮的眼睛惱怒地瞪著他，宛如他真做了什麼不可饒恕的壞事。

祈澄磊順著她指的方向看過去，看見一株開著紅花的植物及另一株開著細碎白花的灌木，回頭瞅見她臉上那氣得鼓著腮頰的表情，不像是在戲耍他，他鬆開她的手，狐疑的問道：「妳說的大紅和白雪是這兩株植物？」

「沒錯，我辛辛苦苦才將它們養到這麼大，你竟然把它們傷成這樣！」她心疼的撫摸著那兩株被砍傷的花木。

他不以為然地道：「不過只是兩株植物而已，值得妳大驚小怪的嗎？」

他眉一橫，眼一瞪，嘴角一勾，俊逸的臉龐登時流露出一抹邪氣，嚇得那丫頭抿著嘴，握緊手裡的水瓢。

即使被他那張壞人臉給驚嚇到，小丫頭仍是氣憤的責備他道：「這些花草都是有靈性的，你這麼砍傷它們，它們也會痛的。」

她平素裡性子羞澀溫馴，自幼就喜歡蒔花弄草、照顧花木，在她眼裡，這些花木都是她的心肝寶貝，一旦見到有人傷害它們，她就宛如被點燃的炮竹，不依不饒的想討回公道。

祈澄磊不想再理會她。「要不我賠妳些銀子就是。」見她穿著灰撲撲的衣裙，手裡還拿著水瓢，以為她是書院裡的粗使丫頭，他掏出幾枚碎銀想打發她。

她氣惱得將那幾枚碎銀扔回給他，「誰稀罕你的銀子，以後不許你再來這裡，若是再讓我瞧見你隨意傷害書院裡的花木，我定不饒你！」

「喲，妳一個小丫頭還能怎麼不饒我？」祈澄磊挑起眉，壞笑道。

「我叫我爹罰你抄寫文章一百遍。」

他壓根不信她所說的話，「妳爹是誰，有這麼大本事能罰……」他話未說完，就聽見一道宏亮的嗓音傳來，而這嗓音他恰好聽過。

「展眉，這是怎麼啦，是誰惹了我的寶貝閨女生氣？」

見靠山來了，小丫頭立刻飛奔過去告狀，「爹，這人好壞，他砍傷了大紅和白雪！」

祈澄磊看向走來的男子，那人年紀約莫四、五十歲，身材微胖，方正福泰的下頷蓄著一絡鬍子。祈澄磊目光在兩人身上轉了一圈，瞬間便明瞭這小丫頭的身分，也相信了她方才所說的話，她還真有本事讓她爹罰他抄寫文章。

因為她爹正是這育鹿書院的山長——顏不忘。

他前兩天剛來書院時已聽人提過，這育鹿書院裡最不能得罪的人，不是任何師長，也不是顏不忘，而是一個閨名叫顏展眉的丫頭，她是顏不忘唯一的寶貝女兒，顏不忘疼她如命。

他接著再想起同窗說起的一件事——

「這書院裡的一草一木都是顏姑娘的寶貝，你就算傷了自個兒，也不能傷害它們，否則可有你苦頭吃的。」

那時他聽了這話也沒在意，直到此時，看見聽了寶貝女兒的指控後，橫眉怒斥他的顏不忘。

「祈澄磊，你好大膽子，在育鹿書院裡竟然不惜花愛草，還蓄意傷害書院裡的花木，回去給我抄寫道德經一百遍，明天一早交給我。」說完對祈澄磊的懲罰，顏不忘沒再理會他，回頭疼愛的看向自家寶貝閨女，「展眉，爹已罰了他，妳莫再同他置氣，來，陪爹去用朝食。」

他年輕時忙於研究學問，成親得晚，直到三十歲才娶妻。三十二歲那年，妻子為他生下女兒，再隔了五年，體弱多病的妻子便撒手而去，留下女兒與他相依為命。

他從小把這唯一的女兒捧在掌心上疼著、寵著，女兒性子也柔順懂事，從來都不哭不鬧，唯一看重的只有這些花木，見不得有人傷了它們。

為此他特別訂下規矩，不許學生毀壞書院裡的花木。

見祈澄磊受了罰，顏展眉伸手輕輕摸了摸那兩株受傷的花木，似是在安撫它們，須臾，她嬌美的臉龐已不帶怒氣，溫順的說：「爹，我還未給花草們澆完水，您再等我片刻可好？」

「那爹幫妳一塊兒澆水。」顏不忘一臉慈父的模樣，笑呵呵的陪著女兒澆水去。

祈澄磊回房後向其他同窗打聽，得知若不抄寫的結果，翌日會加罰一倍，隔一天再多加一倍，等累積滿兩千遍時，便會以不敬師長為由逐出書院。

不過顏山長親自所下的責罰，至今尚未有學生敢違抗，所以還沒人親身試驗過若未完成，是否真會被逐出書院。

翌日，祈澄磊親手交了一百遍手抄道德經給顏不忘。

顏不忘接過一看，捋著下頷的鬚鬚呵呵笑道：「你這道德經三個字寫得不錯，再抄寫一萬遍過來，我讓人發給平倉鎮和書院裡的每個人，好讓其他學子們能好好欣賞一下你這墨寶。」

祈澄磊過來之前已事先想好說詞，打算以顏不忘昨天只要他抄寫「道德經」一百遍，並未言明要抄寫內文，想藉此來取巧狡辯，萬萬沒想到顏不忘竟會這般說，一時之間竟愣住了。

顏不忘拍拍他的肩，揮手讓他離開前，笑得非常和藹的說：「老夫教過的學生無數，你這法子早有人用過了，如今那學生的墨寶怕是鎮上還有人留著欣賞呢。」他看向祈澄磊的眼神宛如在嘲笑他：憑你這小狐狸的道行想同我鬥，還差得遠哩！

祈澄磊這才明白自個兒小看了這位聞名天下的大儒，略一思忖後，他倒是遵照顏不忘的命令，寫了一萬遍「道德經」，但那三個字卻寫得宛如鬼畫符。

寫完後，他再親手交給顏不忘。

那時顏展眉也在，她坐在旁邊，似是在幫忙抄書，瞧見祈澄磊所寫的那些字，她那雙黑亮亮的眼睛露出一抹同情，細聲說道：「這位哥哥是手沒力氣、握不住筆，還是小時候沒好好練字，才寫成這般？」

顏不忘笑呵呵地瞟了祈澄磊一眼，對女兒說：「我瞧他身子頗結實，想來不是沒力氣，而是小時候沒好好練字。妳五歲時候寫的字，都要比這些來得端正，要不展眉，妳拿些妳小時候寫的筆墨，好讓這位哥哥回去練練。」

「好，我這就去拿。」顏展眉應了聲，跳下椅子。

她以前所練的那些字都被父親當成寶貝一樣收著，所以她很快就從後面的箱籠裡找出幾張，然後有些羞澀的將那些筆墨遞給他。

「這位哥哥，爹和那些先生們都誇我的字寫得很端正，這些你拿回去看，希望能對你有所幫助。」她一臉誠心地說道。

可一見祈澄磊挑著眉，笑得邪氣的看著她，她嚇得後退了一步。

在他眼皮子底下，顏不忘可容不了有人這般嚇唬他的寶貝閨女。他接過女兒拿在手上的那些筆墨，從裡面挑了張塞到祈澄磊的手裡，一派慈祥寬和的開口道：「你用不著客氣，拿回去好好端詳、端詳展眉所寫的字，對你定能有很大助

益，否則若是讓你這些醜如狗啃的字傳了出去，說不得別人還以為咱們書院裡的學生連字都不會寫呢。」

顏展眉在旁邊一臉認真的附和父親，「哥哥回去後要記得好好練字，我爹說人如字、字如人，意思就是什麼樣的人寫什麼樣的字。你字寫成這般，萬一以後你也長成這般醜陋，那你爹娘可就要替你擔憂了。」

祈澄磊萬萬想不到自己存心寫醜的字會被這丫頭給說成這般，簡直要被氣笑了。

為了不讓顏展眉小覷了自己，他回去後用心重寫了那一萬遍的道德經。

再交給顏不忘時，顏展眉也在，見到他所寫的字，驚訝的脫口而出，「想不到哥哥如此勤奮，拿著我的筆墨才練了幾天就能寫得這麼好，真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。」

祈澄磊被她那誇讚的話給噎得差點吐血，她竟以為他是在看了她的筆墨後才練得一手好字？！

顏不忘在一旁掙著鬍子呵呵直笑。

這事過後，他換了個沒有花草的地方練劍。

才練了兩日，沒想那顏展眉又搖身變成炮竹，拿著一斷掉的樹枝氣沖沖地來打他。

「你這壞蛋，竟然砍傷了阿苦爺爺！」

祈澄磊矢口否認，「妳在說什麼，我何時砍過什麼阿苦爺爺？」

「你還狡辯，這是什麼！」顏展眉拿著手上的樹枝氣呼呼地質問：「你把阿苦爺爺身上的樹枝給砍了下來，你還不承認？」

他覷向她拿在手裡的那截樹枝，覺得有些眼熟，想起他這兩日練劍之處有一株苦楝樹，他先前練劍時，曾一劍斬斷了一截樹枝。

「妳說的阿苦爺爺，難道指的是那株苦楝？」他以為只是不能傷害書院裡的花草，卻不知連樹木都傷不得。

「阿苦爺爺都一百多歲了，比我過世爺爺的年紀還大，一株樹要活到這麼老，得經受多少風霜雨雪你可知道，你怎麼忍心傷害它！」

她生來就有一種奇異的能力，能藉由碰觸聽到那些草木們所說的話。

因此方才她去幫阿苦爺爺澆水時，發現地上被砍斷的樹枝，她抬手撫摸樹幹，得知是誰砍的後，她就滿書院的要找那人算帳。在她眼裡，這些植物都是有靈性的生命，所以她護著它們，不讓人隨意傷害。

爹也是在得知她擁有這奇異的能力後，明白這些植物們都有靈性，所以才會囑咐書院裡的學生們要惜花愛木。

以前也不是沒有學生破壞花木，但在被爹罰過後就不敢再犯。想不到這祈澄磊竟這麼可惡，上回傷害了那些花草後，這回又再砍斷阿苦爺爺的樹枝。

「你這壞蛋、大壞蛋……」顏展眉氣憤難平地拿著手上的樹枝打他，想替阿苦爺爺出氣。

祈澄磊搶過她手上的樹枝，不悅的道：「妳上回不許我在那園子裡練劍，說我砍

傷了花草，我換了個地方，妳又說我傷了樹，妳這丫頭可別太過分了。」在他眼裡，花草樹木不過是死物，這丫頭卻一再拿這種事來責難他，他忍了一次，無法再容忍第二次。

「你才過分，一再傷害書院裡的花草樹木！」她那雙黑亮的眼睛透著嚴厲的譴責。

他被她罵得也惱火了，「我就要傷害它們，妳能拿我怎麼樣？」說完，他當著她的面，故意攀折踩踏一旁的花草。

「不准你傷害它們！」她氣紅了眼，朝他撲過去，抓住他正折著一株花木的手，張嘴便狠狠咬住他的手腕。

手腕被咬得發疼，祈澄磊想揮開她，但她似是發狠般，死命地咬著他的手腕不放。

若非看她只是個十二、三歲的小丫頭，他早就一巴掌抽過去，眼瞅著手腕都被她給咬得出血，祈澄磊眯起眼，語氣陰冷的警告她道：「妳若再不鬆嘴，就休怪我不客氣了！」

顏展眉氣惱他故意傷害那些花木，哪裡肯鬆嘴，但在嘴裡嚐到一抹甜腥味後，她垂眸一看，發現自己將他咬得流血了，這才鬆開自個兒的一口貝齒，放開他的手腕。

「你這壞人，我要叫我爹罰你到先聖殿去面壁思過！」說完，她氣呼呼地鼓著頰，跑去找自家爹爹。

旁邊有幾個人正好瞧見適才的事，見顏展眉走了，這才敢過來。

其中一人搭著祈澄磊的肩，涼言涼語的笑道：「喲，澄磊，看不出來你膽子還真大，被罰一次還不怕，這回竟當著顏姑娘的面故意破壞那些花木。」

另一人搖頭說道：「我瞧顏姑娘剛才走的時候似乎都要氣哭了，這回山長可饒不了你。」

祈澄磊冷哼一聲，「不過是些花草而已，說得好像我殺了多少人。」先前被罰，他心中已頗為不甘，要是顏不忘再為這種事責罰他，這書院他大不了不待了。

「咱們書院自創立時就有一條規矩，囑咐學生們要惜物愛物，不得蓄意毀壞書院裡的物品，違反者，可逐出書院。」說話這人看向祈澄磊，接著揶揄道：「不過自打書院創設以來，還從未有人因為破壞書院花木這種事被逐出書院，說不得你有機會成為第一人，說出去可也長面子了。」

聞言，祈澄磊臉色一沉。若他是因為犯了什麼大錯而被逐出書院也就罷了，可若因為這種小事而被逐出，也太損他的顏面，其他的不提，這件事若傳了回去，就足夠讓他上頭的幾位兄弟和大嫂拿來笑話他一輩子。

為了不讓這事成為笑柄，衡量輕重後，祈澄磊決定去向顏不忘「認錯」。

「學生因景仰先生大名，因而負笈千里前來育鹿書院求學。離家時兄長囑咐我，雖來跟隨先生習文，但也不能荒廢家傳劍術，需得日日勤練，故而先前學生才會在園子裡練劍，卻因誤傷花草而被先生責罰。學生反省思過之後，為免再傷花草，改到一處沒有花草之地練劍，但練劍時不慎誤砍一旁苦楝樹，不想

再次招來顏姑娘的責怪，忿而咬傷學生的手腕。」雖是來認錯的，但他言語之間隻字不提認錯之事，末了，還朝顏不忘展示手腕上那圈被顏展眉咬出的齒痕。

正在顏不忘書房裡的顏展眉原本忿忿不平的瞪著他，可在瞥見他手腕上那被自個兒咬出的傷痕後，臉上那憤懣之色瞬間消散。

她心虛的移開眼，囁嚅的細聲說道：「要不是你破壞那些花草，我、我也不會咬你。」

顏不忘見祈澄磊說的頭頭是道，卻避重就輕的絲毫不提女兒之所以咬傷他，乃是因為他後來蓄意破壞那些花木的舉動，知他表面上雖是來認錯，但心裡恐怕不認為自個兒有錯。

顏不忘心中略一琢磨，沒再罰他抄寫文章，也沒罰他去先聖殿面壁思過，而是說道：「你輕賤那些花草的生命，恣意毀壞，那我就罰你替那些花草們澆水一個月，讓你親自照顧它們，體悟生命的可貴。」

聽見這懲罰，顏澄磊雖不願，卻也不得不領受。

第 2 章

因為被懲罰得心不甘情不願，故而祈澄磊做得自然也不情願。

那幾天裡，祈澄磊都故意姍姍來遲，然後杵在一旁，冷眼看著顏展眉自己把幾個水桶的水給打滿，再把水桶提到板車上，推著板車四處去澆水。

他原以為以顏不忘對女兒疼愛的程度，怎麼說也會替她買一、兩個婢女在身邊服侍，直到那時他才知道，顏展眉身邊並沒有半個可以使喚的丫鬟，什麼粗活都得自個兒做。

他是後來才聽說顏不忘雖疼女兒，卻不想嬌養著她，把她養成不知民間疾苦的姑娘，遂讓女兒凡事自理。

之後他跟著顏展眉去澆水時，也都敷衍的做，見狀，顏展眉也不罵他，仍是自個兒認真澆著水，彷彿沒他這個人的存在。

不知是不是因為他曾當著她的面毀壞花木的緣故，在那一個月裡，性子羞澀溫馴的她，每次瞧見他都板著張小臉。

也是在那一個月裡，他才發現這顏展眉果真是愛花木成癡，對每一株花木都悉心照顧。

有一日，祈澄磊瞧見顏展眉趴在一株大樹的根部，用雙手細心地清除它根部的一窩小蟲子。

見狀，他故意問道：「妳說花木有靈性，這些蟲子難道就沒有嗎？妳這麼殺死牠們，不覺得自己很殘忍？」

她抬頭看向他，秀美的小臉上沒有因為他的話而有一絲動搖，一派嚴肅的回答他，「若是蟲子不來啃蝕這樹，我自然不會傷害牠們，可如今若不除掉蟲子，這樹的根部就會被牠們啃光，繼而枯死。這些花木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有人來欺負我的好朋友時，我自然是幫著自個兒的朋友對付敵人。」

祈澄磊本來是存心想為難她，讓她答不出話來，沒想到她卻理直氣壯的說出這番護短的話，頓時讓他語塞。

親疏有別，她選擇保護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並沒有錯。忽然之間，他莫名地有些後悔那日在一時氣惱之下傷了那些花木，現下這丫頭只怕是拿他當敵人看待了。

一個月後，祈澄磊的懲罰期滿，顏展眉也沒當回事，因為在那個月裡，他壓根就沒好好澆過水。卻不想，之後每天一早，都有人幫她打好數桶的水放到板車上，方便她推著板車直接去澆水。

她本來還奇怪，不知是誰這麼好心每天都幫她打水，直到有一天她起得特別早，去到井邊時，瞧見了那人，才知道那人竟是祈澄磊。

發現這事之後再瞧見他，顏展眉便不再板著臉了。

兩年後，祈兆雪召祈澄磊回去接掌樂雲城。

離開前，祈澄磊特地找鐵匠打造了支尖頭的小鏟子想送給顏展眉，方便她用來挖土。

到了與她相約見面之處，祈澄磊發現周圍的花草竟被踩壞不少，也不知是哪個混蛋做的，他還來不及查明清楚，顏展眉就來了。

瞧見自己心愛的花草竟被毀壞成那般，她秀美的臉蛋氣惱得滿臉通紅，指著他嗔罵道：「我以為你已經改過，不會再隨意傷害花草，沒想到你竟然死性不改，趁著要離開書院前把它們都踩死了，你這是仗著我爹再也罰不到你，所以就蓄意報復嗎？！」

「這事不是我幹的。」他試圖澄清。

「不是你是誰？」她忿忿詰問。

「是誰做的我不知道，我適才過來時已是這般。」

她看向祈澄磊的眼神充滿懷疑，「你約我來這兒，難道不是故意踩死這些花草來氣我嗎？」

「我約妳相見是想送妳這個。」他將手裡拿著的那支鏟子遞給顏展眉。「這些花草真不是我踩壞的。」他再解釋了句。都要走了，他委實不想讓她誤會自己。她接過那支小鏟子，發現它很適合拿來掘土，大小也剛好合她握使。

「我知道妳喜歡種花草，所以請人打造了這支小鏟子送妳，當作是臨別贈禮。都要離開書院了，我沒必要再毀壞這些花木來氣妳。」見她似是還不相信他的話，祈澄磊也惱了，「我真沒騙妳，妳相信也好、不相信也罷，我走了。」

說完，他沒再多留，掉頭離去。

原本是想討她歡心的，卻不想在臨別時莫名背上這黑鍋，不禁讓他鬱悶了起來。

該死的，要是讓他抓到是哪個混蛋陷害他，他非揍得連他娘都認不出他來不可！

顏展眉拿著那支小鏟子，怔怔望著祈澄磊離去的背影，一時之間也不知該不該相信他所說。看著周遭那些被踩壞的花草，她心疼的蹲下，用手裡剛得到的小

鏟子，將一部分沒被踩爛的花草重新種好。

此後一別，兩人三年不曾再相見。

留在平倉鎮尋找數日，遲遲未能找著顏展眉的下落。祈澄磊身為樂雲城主，無法在平倉鎮久待，最後不得不留下一半的人手繼續打探顏氏父女的消息，自己則先返回樂雲城。

大寧王朝在每城城主之下，皆設有一名文相與一名都尉。文相掌刑訟、賦稅及差役調派，還需擔負教化百姓、增戶口、修河堤等職掌，而都尉則負責一城之兵防和巡守。

另外，樂雲城是南風五大城池之一，扼守重要關隘，因此另有一支軍隊歸祈澄磊統率。

這日日落時分，祈澄磊甫回到樂雲城，本要先回府邸，卻在進城後被收到消息的文相左銘在半路給攔住了，只好改道去了府衙，批示左銘捧來的一疊文卷。在等著批示時，左銘一邊向城主稟告在這段時間城裡所發生的大小事。

「那李豪坐擁良田百頃，卻為富不仁，欺壓那些為他耕種的佃戶，田裡所產的米糧，他竟要拿走其中的七成，讓那些佃戶苦不堪言，如今竟然大膽到勾結收糧官，拿劣等的米糧充當上等……」

聽到這裡，正因找不到顏展眉下落而心情欠佳的祈澄磊，頭也不抬的下達了命令，「把那收糧官和李豪都斬了，將李豪的家產全都充公。」

「下官遵旨。」聽見城主這番裁示，左銘並不意外，躬身一揖。說完公事，他接著說起私事，「對了，庭月小姐前幾日來了咱們這兒。」

「那丫頭不在大哥那裡待著，跑來我這兒做什麼？」祈澄磊拿筆蘸了朱砂，批示著最後一份卷子。

「她帶了個姑娘過來，說是要等您回來，讓您見見。」

寫下最後一筆，祈澄磊將文卷扔給他，便起身回府邸。

祈澄磊這一路風塵僕僕，身上流了不少汗，眼看時辰已晚，要見人也不急於這一時，便先去淨身。

沐浴完準備回寢房時，他不經意瞥見廊道旁邊有株菩提樹，不知被誰折斷了一截，那截樹枝還連著樹皮垂掛在樹上。

望著那截樹枝，他思及至今下落不明的顏展眉，想起她素來愛花惜木，遂吩咐下人拿柄利刃過來，他剛抬手將那截樹枝整個砍斷，耳邊便傳來嬌斥聲——

「祈澄磊，你又在破壞花木！」

那熟悉的嗓音令他驚訝得回頭，望見他在平倉鎮找了許久都找不著的人，此刻竟然出現在他面前，他一時怔忡的愣住。

「想不到都這麼多年了，你竟然還是像以前那般，一點也不愛惜這些花木。」

顏展眉走了過來，一雙黑亮亮的大眼忿忿的瞪著他。

看著她氣呼呼的神情，祈澄磊回過神後，一時之間有些啼笑皆非，沒想到兩人

再次相見，竟又被她給誤會了。

「我是見這樹枝不知是被誰折了，所以才索性砍了，免得折斷的樹枝一直掛在樹上。」

聽見他所言，顏展眉不發一語的走向那株菩提樹，將手掌貼在樹幹上。

須臾，她臉上的恚怒退去，細聲向他道歉，「對不住，是我錯怪你了，方才我瞧見你拿劍砍斷那樹枝，以為你又隨意傷害花木。」

「妳相信我說的話？」他有些意外，沒想到他只解釋了幾句，這回她竟輕易相信他了。

她躊躇了下，啟口道：「這是你的府邸，我相信你沒必要騙我。」略一遲疑，她接著再說：「還有當年，我後來查到踩壞那些花草的凶手了，對不住，當時冤枉你了。」

當年她本想立刻去向他道歉的，但恰好家裡有親戚來訪，待翌日再去找他時，他已離開書院，讓這聲道歉遲了三年。

聞言，祈澄磊好奇的追問道：「是誰踩了那些花木？」

「是馬房有匹馬不知怎地沒拴好，偷溜出來才踩壞了花木。」她也是在種回花草時，才從還活著的花草那裡得知殘害它們的凶手是匹馬的事。

得知當年讓他背了黑鍋的竟是匹馬，祈澄磊哭笑不得。

「對了，妳怎麼會在這兒？」他在平倉鎮找了她那麼多日，萬萬想不到那遍尋不著的人竟會出現在自個兒的府邸裡。

「是祈公子帶我來的。」提起祈庭月，顏展眉柔美的臉龐不禁泛起兩抹紅暈。

「哪個祈公子？」他不記得這府裡除了他，還有其他姓祈的男子。

「就是你弟弟，庭月公子。」她輕吐出這句話，雙眼溫柔如水。

「庭月？她是……」

祈澄磊話未說完，就見到一名俊俏的少年快步朝他走來，親暱地挽著他的手臂喊道：「四哥，你回來啦，我可等了你好幾天呢。」

祈澄磊瞅了眼那束起長髮、身穿天藍色長袍的祈庭月，看來還真是玉樹臨風，眉目間英姿勃發。

他抬眼，覷見在看見祈庭月後，顏展眉那含羞帶怯的眉眼，分明就是女兒家乍見情郎時又羞又喜的表情，祈澄磊臉色一黑，張口就想揭穿妹妹女扮男裝的事。

但祈庭月不給他拆穿自己的機會，立刻對顏展眉說：「顏姑娘，妳先回房去歇著，我與四哥許久不見，有些話想說。」

「好。」顏展眉柔順的輕點螭首，轉身離開。

自打平倉鎮淹水後，祈庭月一直陪伴在她身邊，在她病倒時寸步不離的照顧她，一路帶著她前往都城臨倉求醫，而後為了讓她能安心養病，又帶著她來到樂雲城。

進了城後，她這才知曉祈庭月竟是祈澄磊的弟弟。

他允諾她，等他四哥回來，便讓他四哥派人回平倉鎮替她打探她爹的消息。

先前在危難之中，祈庭月對她不離不棄又如此盡心的幫她，令她一顆芳心忍不住悄然暗許。

思及此，顏展眉條地感到臉上一陣熱潮，不禁加快了腳步離去。

顏展眉一走，祈澄磊隨即甩開妹妹的手，沒好氣的質問她，「妳給我把話說清楚，這是怎麼回事，妳怎麼會遇上顏展眉，還把人給帶了回來？」

祈庭月笑咪咪的瞅著他，意有所指的回道：「怎麼，四哥不想見到她嗎？我還以為你見到她會很高興，所以才千方百計把顏姑娘連哄帶騙的拐了回來呢。你若不想見她，要不我明天帶她回大哥那兒，求大哥派人替顏姑娘找她爹。」

「用不著妳多事，她爹是我恩師，我自會代替顏山長照看她。」祈澄磊接著喝斥道：「倒是妳，好好一個姑娘家打扮成男子模樣，欺騙她很好玩嗎？」

「我可不是為了欺騙她才女扮男裝的。當初為了行走方便，我喬裝成男子模樣，沒想到都這麼多日了，她竟還沒認出我是女兒身，她自己遲鈍，哪能怪我。」祈庭月接著不懷好意的彎唇而笑，「四哥，你可別告訴她這事，我想瞧瞧她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看出我同她一樣是個姑娘家。」

那日帶著顏展眉來到樂雲城府邸，她當即就暗中吩咐府裡的總管，讓他警告下人們要稱呼她為少爺，不准喚她小姐，哪個說漏嘴的就罰俸一個月，重罰之下，至今還沒人叫錯呢。

祈庭月興匆匆地續道：「這顏姑娘還真是愛花木成癡，這一路上若讓她瞧見快枯死的花木，她總要想辦法給它們澆澆水、鬆鬆土不可。記得有個大嬸也不知是不是同她丈夫吵架了，在門口拿一盆栽撒氣，剛巧我們經過，顏姑娘立刻下了馬車，張口就把那大嬸給罵了一頓，還把那盆被摧殘得只剩秃枝殘葉的朱槿給搬上馬車帶了回來。我當時在一旁看得呆了，這才相信四哥你說她會打人一事。」

提起這一路上發生的事，祈庭月絮絮叨叨，「還有一回更神奇了，途中我們在一處林子旁休息，也不知怎地，她竟突然指向後頭的林子，說林子裡面有人被蛇咬傷了，昏迷不醒。我半信半疑的和馬夫過去瞧，沒想到竟真的發現有人倒在地上，待馬夫過去查看後，果然在對方的腳踝處見到被蛇咬傷的傷口，我們連忙送他到醫館去，這才救回他一命。」

「她怎會得知林子裡有人遭蛇咬傷？」祈澄磊聽妹妹滔滔不絕地說著，不解的問。

「我事後也很好奇的問她怎麼知道這事，她本不肯說，也不知是不是被我逼急了，竟說是有路過的神仙傳音告訴她的。」

「她說是神仙告訴她的？」

「沒錯。」祈庭月頷首道。

「這世上哪來的神仙，簡直胡說八道。」祈澄磊這生從未見過鬼神，所以也從不信這世上有什麼鬼神。

「若不是神仙告訴她的，那她如何能知道？」祈庭月反問。

「說不定她在妳和那馬夫沒留意時先進了林子，才發現這事。」

祈庭月搖頭，「打下馬車後，顏姑娘一直在我眼皮子底下，不曾進過那片林子。」

「妳確定她一步不曾離開過妳身邊？」

「她確實不曾離開過我身邊。」正是因為如此，她對顏展眉的話才會信了幾分。

祈澄磊仍是不相信什麼神仙之說，忖道：「會不會是有什麼高人發現林子裡的人，以內力傳音告訴了她？」

他曾聽出生武林世家的大嫂提過，這世上有高人能以內力化出劍氣，殺人於無形，亦能以內力傳音給特定的人聽，祈澄磊心忖，興許那日他們遇到的就是這樣的高手。

聽四哥這麼一提，祈庭月也覺得這比起那飄渺的神仙之說來得有理些。

「說得也是，興許是有什麼不願現身的高人暗中傳音給她，卻讓顏姑娘誤以為是神仙傳音。」想通此中曲折，她哈哈笑道：「我這就去告訴她這事，省得她還以為自個兒聽見了神仙的傳音。」說著她轉身就要走。

祈澄磊卻一把拽住她，「妳給我換回女裝再去見她。」

祈庭月一口拒絕，「在她沒識破我女扮男裝的事之前，我才不換回女裝。穿著這身男裝行走可方便多了，而且啊，瞧見我這般俊俏的模樣，她總會羞答答的回我話，可有趣極了。」

祈澄磊沒好氣的曲指朝她腦門敲了下，「妳這分明是在戲弄她，若是哪日真讓人家識破妳同她一樣是個姑娘，妳就不怕她生氣嗎？」

揉著被敲疼的腦門，祈庭月瞪了他一眼。嘶……四哥下手可真狠。

「不怕，顏姑娘平時性子溫順，除非有人傷害花木，否則她是不會輕易動怒的。」說著，她突然心生一計，看向自家四哥提議道：「四哥，要不咱們來打個賭，你別告訴她我是個姑娘家，看她要幾天才能看出來？」

這話令祈澄磊挑起眉，嘴角一勾，應了，「好，妳若輸了，就得回大哥那兒，聽大哥的安排乖乖嫁人。」

雖然自小與四哥一塊兒長大，但每次瞧見四哥那邪佞的神情，還是免不了讓祈庭月的小心肝一顫。「那要是我贏了，我就要留在你這兒，你得護著我，不讓大哥逼著我嫁人。」

「成。」對她的要求，祈澄磊一口答應，巴不得把這礙事的傢伙即刻打包送回大哥那兒。

唯恐四哥使詐，祈庭月事先約法三章，「但四哥你不能讓任何人向顏姑娘透露我是女兒身的事，你自個兒也不能洩漏，否則這賭局就取消。」

「沒問題。」這丫頭想同他鬥，還差得遠。

得了兄長的允諾，祈庭月興致勃勃地問道：「那四哥猜她要幾天才能瞧出來？」

「不超過五日。」

「那我就猜她要五日以後才能發現。」祈庭月一臉穩操勝券的表情。

這一路上除了夜裡睡覺之外，她與顏展眉幾乎可說是形影不離，對方至今都沒

發覺她是女兒身，要在五天內自個兒發現，呵呵，可難囉！

「先前一得知太倉河決堤的消息，我四哥已親自去了趟平倉鎮尋找你們父女倆，可惜與咱們錯過了，也沒找到妳爹。不過回來時，他留了一半的人手在那裡繼續打探，如今見顏姑娘平安被我帶回來，四哥已傳令讓他們全力搜尋妳爹的下落，一旦找到人，就會接他前來與妳相會，顏姑娘就安心留在樂雲城等候好消息吧。」

聽完祈庭月所說的話，顏展眉柔聲向祈庭月表達謝意。「多謝祈公子，這一路多虧有祈公子相護，等找到我爹，我定與爹重重答謝祈公子的救命之恩。」

祈澄磊剛練完劍，行經遊廊，便瞥見兩人在花園裡說話，他沒漏看顏展眉眼裡對自家妹妹那掩不住的傾慕之情，覺得很心塞。

他暗自狠瞪了妹妹一眼，恨不得當即揭穿她那假男人的身分。

不過是束起頭髮，換了一襲男裝，顏展眉這丫頭就認不出庭月是個姑娘家，真是眼拙得教人生氣。他手癢得想將那蠢丫頭抓來，把她那雙眼睛給洗一洗，好讓她能瞧清楚眼前人的真面目。

瞅見站在遊廊上望著她們的四哥，祈庭月揚聲喚道：「四哥，你練完劍啦。」

顏展眉也望了過去，覷見祈澄磊，她柔聲向他道謝，「多謝你派人去尋找我爹。」

這會兒不知有多少人在尋找顏不忘的下落，幾個諸侯都暗自派了人前去平倉鎮，巴不得藉此機會將這位大儒給請回自個兒的地頭上，想借他的名望號召天下的士子們前來歸附，就連他大哥也加派不少人手暗中在尋找他，不過這其中緣由，祈澄磊沒打算告訴她。

他斂了斂思緒，一臉凜然的表示道：「我在顏山長門下受教兩年，如今恩師下落不明，自當竭力找尋，顏姑娘無須客氣。妳且安心住下，有什麼要求儘管告訴我。」

顏展眉欠身向他道謝，「多謝城主收留之恩。」

「顏山長只有妳一個女兒，替恩師照顧好妳也是我該做的，顏姑娘只管將這兒當自個兒家就是。」說完這句話，祈澄磊沒再多留，提步離去。

祈庭月與顏展眉再敘了會兒話，也離開了，留下顏展眉一人在花園裡替花木澆水。

不久，祈澄磊忽然捧了盆有些枯萎的茶花過來找她。

「顏姑娘，我這兒有盆茶花，也不知是怎麼回事，前陣子開始一直落葉，妳可有辦法救救這盆茶花？」他面露關切之色，宛如搖身成為愛花憐草之人。

「你把茶花擱下我瞧瞧。」顏展眉接著找來一支木棍，先鬆了盆裡的土壤，再伸指捻了捻泥土，說道：「這盆茶花之所以一直掉葉子，是水澆得過多，導致根部有些爛了，還有這花盆太小，最好能換個大一點的。」

祈澄磊一臉憐惜的看著那盆茶花，「一事不煩二主，能勞煩顏姑娘替它換個盆

嗎？我擔心那些下人粗手粗腳的會弄傷它。」

昨夜他特地吩咐府裡總管，讓他找來幾盆枯萎的花木給他，沒想到府裡的花匠十分盡責，找遍整個府邸，竟找不到任何一株枯萎的花草。

最後總管只得命府裡的下人回家去看看有沒有什麼枯萎的花木，這才有了現在這盆茶花。

見他如此愛惜這盆茶花，顏展眉十分欣慰，一口答應道：「好，你讓人送來一個比原本這個大上一圈的花盆，再拿些土來，我替它換盆。」

祈澄磊即刻吩咐下人去找來她要的物品。不久，東西送來，他親自陪在一旁，看著她替那株茶花換盆。

顏展眉小心替茶花移植時，忽地一道意念透過她的手傳進腦海裡，她微微一怔，抬目望向祈澄磊，問道：「這株茶花不是你養的？」

沒料到會被她看出這事，祈澄磊不動聲色、避重就輕的道：「這是先前一名屬下送過來的，我見它葉子掉得厲害，所以才拿來給妳看看。」

顏展眉柳眉微蹙，沉默片刻，才柔聲朝他提出一個要求，「你能去那戶人家家裡瞧瞧嗎？」

她這要求來得突兀，祈澄磊不解的問道：「瞧什麼？」

「那戶人家裡有個七、八歲的孩子，常挨他爹打罵，還常餓著肚子沒飯吃，十分可憐。」這是手上這株茶花告訴她的，它被送到那戶人家已一年多，不忍心見那孩子繼續受苦，希望她能幫幫那孩子。

祈澄磊狐疑的望著她，「妳怎麼知道那戶人家有孩子被苛待之事？」想起昨日妹妹提及之事，他仔細查看四周，並未發現有什麼可疑之人，不由得問她，「難道這事又是神仙告訴妳的？」

聞言，顏展眉訝異的瞪大眼，「你怎麼知道神仙的事？」少頃，她便明白過來，「是祈公子告訴你的吧。」適才被他一問，她正愁不知該怎麼解釋自個兒為何會知曉這事，便順著他的話說：「沒錯，這事也是天上的神仙傳音告訴我的。」他思忖的盯著她。

顏展眉紅著臉，垂著頭，迴避他那審視的眼神。她也不願拿神仙之事來騙人，但爹曾囑咐過她，不能讓別人知曉她這奇特的能力。

為了查證她所說的事，祈澄磊隨即找來總管詢問，得知那茶花是一名管事送來的。他沒知會那管事，由總管領路，親自去了那管事家裡。

管事家裡是座二進的宅子，高堂尚在，故三兄弟仍未分家同住在一屋，老老小小共有十四口人。

這個時間三個兒子都不在家，家裡一對年邁的夫婦也不明白發生了何事，竟讓城主親自駕臨寒舍，兩人哆嗦的朝他行了禮。

祈澄磊沒搭理他們，抬手一揮，命同來的隨從進屋去找人。

這些隨從事先已被交代過，知道城主來此是要找一名受虐的孩子，領命後幾人各自分開搜尋。

「城主，您這是要找誰？」那名管事的爹見數名隨從進了後宅，驚疑的出聲問

道。

見他們似乎來意不善，他心裡害怕，暗自揣測莫不是在城主府邸裡做事的老三犯了什麼錯事，得罪城主還逃跑了，所以城主這才來抓人？

沒費多少工夫，一名隨從就找到那名孩子，並將他帶到祈澄磊面前，只見那孩子嚇得整個人瑟縮成一團，抖個不停。

「啟稟城主，找到了，就是這孩子。」

祈澄磊懷疑的看向那孩子，「你莫不是找錯人了？這孩子看起來如此瘦小，似乎只有四、五歲大吧。」他清楚記得顏展眉說的是一個七、八歲的孩子。

那隨從回道：「屬下問過孩子，也問過裡面的女眷，這孩子確實已有八歲，興許是因為常挨餓，才會長得比同齡的孩子瘦小許多。」

聞言，祈澄磊命那隨從剝去他身上那身破舊的衣物，頓時露出藏在衣服底下，那布滿小小身子的新舊傷痕。

見一個如此瘦小的孩子身上竟然全是傷，一旁的總管和其他隨從見了都心生不忍。

那孩子驚嚇得掙脫那隨從的手，抱著自個兒那身被脫下的衣物，逃到角落裡去躲著，那驚惶失措的表情，猶如一隻受驚的小兔子。

祈澄磊自認不是個心慈手軟之人，但瞧見一個孩子被虐待成這般，也動了氣。

「他身上那些傷是誰打的？」他喝問。

那管事的父母嚇得兩腿一軟，跪了下來。為了袒護兒子，老母親出聲道：「城主容稟，是因這孩子性子頑劣，屢教不改，所以才責打他的。」

祈澄磊瞟了眼那縮在角落的孩子，慢聲說道：「我怎麼沒瞧出這孩子性子頑劣？只覺得他懦弱又膽小。」他冷冷的眼神掃向那對老夫婦，嗓音不輕不重的說：

「你們若是再敢撒謊，不從實招來，我就命人將你們一家老小全都丟進監牢裡。」

這話嚇得老夫婦臉色發白，不住發抖。

「不知奴才家人犯了何罪，何以城主要命人將奴才的家人全都丟進監牢裡？」

出聲的是匆匆趕回來的管事。

不久前他才無意間得知城主去了他家，連忙跑回來想瞧瞧是怎麼回事，誰知剛進堂屋，就見父母雙雙跪地，他心急之下也顧不得禮節，只一心想弄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。

「陳堯，你來得正好，我有事想問你。」祈澄磊指著那縮在角落裡的孩子，問道：「你可認得那孩子？」

「那是我二哥的兒子。」

祈澄磊瞅了眼身材肥碩的陳堯，「我瞧你也不像家裡窮得沒飯吃，但那孩子卻瘦小得像只有四、五歲，這是都沒給他飯吃嗎？還有，他身上那些傷痕又是誰幹的？」

聽見城主那透著涼意的嗓音，陳堯心頭一驚，瞅了眼侄子，他不敢有所隱瞞，老實說道：「回城主的話，這孩子出生時讓相士批過命，說他命中剋父母，沒想

到他三歲時他娘親真的死了，我二哥便認為他娘是被他給剋死的，所以心裡怨他，這些年來只要遇上什麼不順遂的事，就打罵這孩子來出氣，也常餓著不給他飯吃。」末了，他趕緊再補上一句，「奴才不是沒勸過他，可他不肯聽。」

「那些江湖術士的話也能聽信嗎？他隨口一句這孩子剋父母，你們一家子就信以為真、冷眼旁觀，任由你二哥苛待這孩子，如此不明事理，活著還有何用！」祈澄磊接著再指向跪在地上的那對老夫婦喝斥道：「為人長輩卻不仁不慈，縱容兒子虐待孫子，你們還有何顏面苟活於人世？」

原本這事說大可大，說小可小，他也并非要追究陳氏一家的罪行不可，但既然這事被顏展眉發現，他也親眼見到那孩子身上的那些傷痕，便不打算輕饒這陳氏一家。

陳堯被嚇得冷汗直冒，「咚」地一聲，跪下求情，「奴才慚愧、奴才知錯，奴才日後定不會再縱容兄長凌虐孩子，求城主恕罪。」

「這孩子已被你們苛待成這般，再讓你們養著，還能指望平安活到長大嗎？這孩子我會另外找個合適的人家收養，省得他留在你們陳家繼續受罪。」祈澄磊接著說出對陳氏一家的懲罰，「你那二哥就罰他服五年苦役，其他人不論男女，凡年滿二十歲以上者，全都到城外去修築堤防三個月，為自己的不仁不慈反省思過。」說完，他拂袖離開陳家。

總管讓一名隨從抱上那孩子，跟著離去。

回到府邸後，總管向主子提出一個要求，「城主，奴才年近四十，與我內人成親多年，至今膝下無子，要不這孩子就讓奴才收養吧。」

祈澄磊頷首，「也好，你就帶他回去吧，有你護著，日後陳家也不敢再來欺負這孩子。」